

站在高处看，小城真如一副棋盘：排排幢幢的高楼，纵横交错的街道，机关学校，公园商超，小街小巷，泛着光点的城中湖泊……稍远，一带冈峦绕城，一河碧水东流。河南岸是数百年老梨园卷起的绿色云霓，等清明，梨花放白，仿佛一场暖雪落在了小城脚边。

小城名“临城”，位于太行东麓，隶属河北邢台。它是现代的，也是富有古意的：唐天宝元年建县的历史是古老的，从《山海经》里“流”出的泚河是古老的，泚河两岸被太行支脉相拥的川地是古老的，诞生于数亿年前寒武纪的岩溶洞穴崆山白云洞，更是古老的。

就在这既现代又古老的场景中，普利寺塔于城南泚河边傲然挺立。塔顶上的铁质塔刹，像电影结束时的一幕静帧，定定地，静静地，凝在小城上空。

据碑文记载，普利寺塔建于北宋皇祐年间，塔南侧曾有普利寺，楼宇巍峨，梵音袅袅。清代《临城县志》载：“普利寺在县治东北郭门内，肇建于唐。宋徽宗下晋阳过此驻蹕，命宰相蔡京书‘爽亭’二字于石碣，赐额曰‘普利’。”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，寺废而塔存，普利寺塔成为我国难得现存的北宋方形密檐式仿木砖塔。

站在塔下欣赏，你会惊叹普利寺塔的精雕细琢之美。27.35米高的塔身，越向上越收紧。七层密檐，每一层都是飞檐斗拱——先挑出塔檐，檐下再挑斗拱。这设计就像音乐中的音符，重复而错落，繁丽又参差。



▲普利寺塔

(米兰朵/摄)

绕塔慢慢走，探身引颈，细看砖龕内的小佛像。佛龕和小佛像都为浮雕，第一层塔身上有974座。二层的浮雕是罗

汉，转角处是力士。浮雕不论大小，皆有血有肉，眉目生动。这可是砖雕出来的啊！可是，砖，怎么能仿出这么真实的额

枋？怎么能排出四面角拱飞翼出翘和柱头拱、补间拱的多变造型？怎么能铺排出这样的繁复精美？

仰望中，只见斗拱累累，飞檐高挑，铎铃摇曳，匠人们似乎拿出了全部看家本事来雕琢这件伟大的作品。不得不说，那功夫真的充满了光阴感和灵慧心……它们根本不像是砖，而是有种温润感。我心里仍在疑惑：它真的是砖塔吗？难道不是木塔吗？

砖塔、砖雕皆在眼前，岂容置疑。

不容置疑的，还有它的宋式建筑风格。经历了晚唐的离乱和五代十国的动荡，到大宋，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典雅精致与市井文化的鲜活气交融，造就了一个朝代普遍的气质和文化心理。那气质，是宋瓷清澈无垢的青白、幽玄深邃的粉青，亦是宋词淡淡的忧伤、内敛的沉静，更是这宋塔的飞檐翘角、柔滑曲线和繁丽雕饰。

人说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。那么，这塔就是复调音乐的极致，是独立、协调和纵向叠置。它充满向上的张力：一面向纵深处、高挑处延伸，一面拉出若干跳音，跌宕生趣，展示出冉冉的时代气象。仿佛激越的情绪升腾间，一只温柔的手抚在你肩上，让你安下神，细瞧那一砖一雕间的浪漫和艺术、抽象和具体。

普利寺塔建成40余年后，一代文豪苏轼来了。那段时间，他正处于逆境，先被贬定州，不到半年，再次被贬英州。绍圣元年春，他启程从定州赶赴

岭南，路经临城时，连阴天忽然转晴，他默想：这难道是一个祥瑞的征兆吗？像那韩愈从贬所北还，路经衡山，天气由阴转晴。而自己行走至此，天气也忽然转晴，是否也会返回呢？

他触景生情，写下《临城道中作》：“逐客何人著眼看，太行千里送征鞍。未应愚谷能留柳，可独衡山解识韩。”意思是：我一个遭贬的人没人愿意看上一眼，只有这千里太行送我到南方赴任。我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期困在贬所愚谷，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返回衡山。难道只有衡山了解韩愈，太行山不也同样了解我苏轼吗？

怀着一种自我宽解的心情，苏轼在临城小住。他游览了普利寺，观赏了普利寺塔，驾舟楫游了泚河。入夜，他下榻普利寺，与方丈对灯而坐，谈古论今。普利寺塔的影子叠印窗上，如一个梦境。风铃叮叮，仿若禅语。苏轼心里泛起禅悟般的清明。

翌日，苏轼谢绝方丈挽留，拱手告别。自此他踏上了南下的迢迢之路——英州、惠州、雷州、儋州，辗转数年，最终在被朝廷召回的路上病逝于常州。

普利寺塔，见证了一代文豪雄心未践的遗憾。

如今，古塔挺秀，风日一新，那些曾在塔下流连、修行、祈福、生活的古人，一一化为尘土，万千故事只剩一抹淡淡轮廓。这高高的宋塔，多像时间的无字碑啊，虽一言不发，却包含万千，等待前来叩访的每一个人。

我们去鄂南的通山县看古树。

古树所在的太阳山，属幕阜山脉的中段，主峰海拔1656米。如今村村通公路，进山的路都是水泥铺的。车一直在爬坡，山坡陡，拐弯多，窗外一片绿。一缕带着草木清香的风吹来，精神一振，眼睛立即就去寻找被绿所掩映的淡红、深黄、浅紫、黛青，山里的色彩让你眼花缭乱。耳朵，则细听鸟鸣，“喳喳”“嘎嘎”“咕咕”“啾啾”……自然界有成千上万种鸟鸣声，耳朵的分辨力有限，就只能用“清脆”“婉转”“悠扬”等词来形容。

我们要拜访的一群古树，在通山县厦铺镇宋家村杨狮洞湾。这是个小小的自然村落，三五家、两三家聚在一处，也有单独的一家，青砖黑瓦的老屋，都依山形而建。从远处望去，这些屋子藏身于树丛中，只露

出黑的屋脊和翘起的飞檐。村子里有汪汪的狗叫声，像在迎客。村子边是一片袅袅婷婷的竹子，有竹笋破土而出。

村里到处都是古树，有银杏、松树、香樟树、梨树，树龄200年、300年、500年、700年不等，它们就像是在此驻扎了千百年的主人，在村头列队欢迎我们这些远方来客。枝摇着，叶摆着，微风吹来，一树波纹，像山民淳朴的笑。

一幢老屋门口是一块用水泥浇筑的平台，平台下是丈余高的石坎子。依着石坎，一株大树巍然耸立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杨狮洞湾的树王。

这棵树直挺挺地站着，粗壮遒劲的主干伸向天空。它高20余米，如一把绿色的巨伞，像一柄刺云的碧剑。树干从底部到树梢几乎一般粗，树身颜色褐灰带青，犹如一位高大的武士披挂着铁甲。离地面两三



米处的胸部，挂着一块白色标牌，像是当年八路军或志愿军胸前缀的标牌。由标牌得知，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树种、国家一级古树，红豆杉科、榿树属，树龄1000年，胸围417厘米。

我站在这棵千年榿树下，仰望着它。它的分枝如巨臂伸展，呈托掌状，如一个壮年汉子，迎着大山里清新的风，张开手臂吸收阳光雨露。古树粗壮的分枝上，又长出无数的小树枝。分枝是褐灰色的，小树枝是青的，密密匝匝的青枝上长满绿

叶。这些纷披如雾的青枝绿叶，装点了古树的不老青春。假如某一天青枝绿叶没有了，古树就是一段没有生命的枯木。

古树用它粗壮的身躯和深藏于地下的根系吸收水分。它呼吸着大山里的空气，沐浴着高山上的阳光。它生长了千年，青绿了千年，和人类共生了千年。

年轻的村支书向我们介绍，杨狮洞湾是宋家村的一个村民小组，有140多人。山里人世世代代靠山吃山，但是他们从

不砍这些古树。前些年，有城里人来这里出高价买古树，他们坚决不卖。村民编竹器，采高山野茶，或是外出打工，日子过得都不错。村民把古树看作他们最为宝贵的财富，特别是这棵千年榿树，被他们视为祖宗。大家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古树，有空就为古树壅土、清理杂草，打扫树下的垃圾，使得这些古树干干净净、威武雄壮。一棵棵古树则环绕着村庄，护佑着村民。

千年榿树，静观大山，静观岁月。这里的村民和大树一起生活，一起成长，世世代代，树寿年丰。

我想起歌曲《好大一棵树》：“好大一棵树/任你狂风呼/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……好大一棵树/绿色的祝福/你的胸怀在蓝天/深情藏沃土……”

幕阜山中的千年榿树，植在人们心头的生命之树。